劉尚賓文集

博士太史文廷先生從稽逵風負才氣折
節讀書為文以功業自期待
國朝
太祖高皇帝肇造天下公為知者薦擢授
尚寶館副使特見
寵遇公學博而識高氣充而才騁平生
所為詩文若干篇若
皇王大學道旨拳拳於忠

君憂國之言其著中庸論周易皆本諸儒先君子理學之語與允詩賦諸體風乎有治世和平之音可謂正而不易高而不艱淺而不近深而不晦非狂非蔓非俚而非麗者也韓子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豈不信哉先生有賢子木之訪我遺言録以成集今嗣孫愚魯後能命工鋟梓以傳諸後則先生雖沒猶不沒也余忝諸婭

而復見先生矣得覩斯文之盛乎知所感
發云
永樂十八年庚子八月既望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脩文林郎郡人周
孟簡序并書

劉尚賓文集序

大樸散而風氣漓人文生而治化成蓋古既遠衰弊日益甚自非豪傑之士起而振之不幾乎經籍道息國異政家殊俗雖可與論治矣周衰從横之說勝流為坑焚之禍漢以襍霸唐參術法以故禍亂相仍天昌斯文五星聚奎皇宋聿興藝文道德物理性命之學追軼往聖流風餘韻被

于元室而科舉利祿之習頹延敎
本力行之務或鄙不屑川常之人遣
衆獨立而能振起之李吾里葉溪劉
氏文與學並代有聞人吾外祖容齋
翁宦于先朝士林景慕勤勞燈牕
摘裂經傳馳騖名利而迪簡劉公肩
卿獨尚古作上探羲文姬孔之奥
削傳註譌謬搜抉幽隱洞徹本原迺
不偶于時不得預
制慶考文之列又

不為士子所宗頡知天將老其材器
以有待耶纔遇
聖主龍興慶會於草昧之初剖心析屏
魚水契合于時海宇未一設尚賓館
延納材俊公鎮饋餼之凡軍旅號令
畧賢貞黜陟傾悦竭忠啓沃懇至嵗
揮
皇王至治經國遠謨[illegible]嘗無攀益于時
皇上所敬禮者錫賚[illegible]公允升禮部陶

公處敎一見喟然嘆曰自以為遠異人已而
中州展于公之齋
命閱路考宗前代踐蹟筆削成書併
齋
詔冊頒禮南略格務書遂功歸職方
致事以療母之顧南 二十六年三月三
上痛念官給祭殯附于先塋嗚呼公之
志為不負所學矣不負子
國家其所采錄著于信史其所進大學旨

要時務纂成類行而世寧益以垂於
剞劂自樹焉躬履榮要寄居不朽
法不滿其後亦可謂無遺憾矣後世
年餘嗣子本之抱遺編誘于山居日
誦指畫以詔循勞靡靡其賢矣哉已而
類所成集存無何者之不章乃老病
齎志而殁悲夫後數年嫡孫思曾
纘述父志負鋟梓以傳可謂稱名家
子也亂於劉氏展寧一則好孫之列知以嚴

稍備詳故不揆為之序云

永樂十四年歲次丙申孟夏既望西山鈍夫楊[illegible]書于龍雲溪上之草堂

劉尚賓文集目録

卷之一

卷之二

五言絶句

五言律

五言古體

七言絕句

七言律

歌行

卷之三

雜著

說

卷之五
記　銘　文

奉使交趾贈送詩附錄

戴與權先生祭文

楊泓撰墓誌銘

辛卯春分次二日海上所收　尹袁

劉尚賓文集卷之一

安成西山 夫楊胤嗣慶校正
泉南 魏紹夫重訂
嵩宜 男劉成禾之編次

皇王大學通旨纂要 洪武初進永樂四年訪求遺書進

一章
總言三綱領爲體八條目爲體中之用
二章 三章 四章
專釋三綱領之體體摘體段具述大意其注宜略
五章 六章 七章 八章 九章 十章
專釋八條目爲體中之用用乃下手工夫有方有法其注宜詳

王大學通旨

大學之道已下言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所謂三綱領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已下言治國齊家脩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所謂八條目也綱領大學一書之體條目體中之用也

右一章總言體用

康誥曰克明德已下釋明明德之體

湯之盤銘曰已下釋新民之體

詩云邦畿千里已下釋止於至善之體

右三章專釋三綱領之體體猶體段具述大意所謂其注宜略也

格物致知者王者講習討論知之事也王者何以貴於

知既知之又貴乎格致之真知蓋王者重在於明習
國家治體而求其是非得失知言治兵理刑制禮作
樂郊祭天地祠祀祖宗然兵刑也禮樂也當講究古
法如何今時制宜之法又如何祭祀天地祖宗果何
以信其來假來享且人君之家法莫切於辯君子小
人要識君子之情狀如何小人之情狀如何亂雖未
作禍雖無形即今有無致禍之萌芽召禍之胚胎某
處今年水旱有司不以上聞某處積年逋欠有司無
可追理何方牧民不稱職某道撫察乃厥官如唐帝
除守令必召問以為政之體宋帝每日將心是天下
一廻諸如此類在大學皆名曰格物致知故凡天下
國家事體必有一可一否而王者博識務求貴乎真

知可否之所在惟其真知一旦意欲措之行事則明於向背必然趨吉而避凶所以好善真如好好色惡惡真如惡惡臭昔有談虎傷人其間一人聞之神色獨變問其所以乃嘗傷於虎者也故王者用格致之功真知是非得失必如此人之真知虎宋朱熹為天下儒宗其論格物致知則自以為平生所得在此至乃卷卷然取以告其君又乃諄諄然承以語其徒今

臣觀

陛下自起兵以來將欲有所為內則博謀於羣臣外則質之天下士君子又乃披閱載籍上考之古人詳略相參微纖悉相斟酌真有好問好察邇言之風毋固毋我舍己從人之意此即大學格物致知之要時君世

主作聖之基而
陛下已於日用間常行之矣所以問學既久胷中一旦豁
然貫通焉遂收格物致知之効而知識廣大包括精
粗巨細至於聰明睿聖精研萬幾而長材大略覆冐
天下駕馭四海也彼元室之主深居高拱厚貌如神
終歲未嘗一接儒臣未嘗諮諏可否一事宜其昧昧
然如醉如夢兒戲夫天下也然
陛下已收格物致知之大効矣凡為天下之臣子者將若
之何是故知九州事體異宜治體亦異此廟堂格物
致知也知諸將勇怯孰良於攻孰良於守臨時指使
各當其材此督府格物致知也知在朝任事之公卿
天下牧民之守宰孰勝其任孰不勝其任而為之抑

揚此臺察格物致知也知民生休戚變土利害而爲之趨避此州縣官格物致知也通於天地人神事物六者之理而措諸事業此儒者格物致知也故夫興王之君必格致真知而後可以撥亂而成帝業繼體之君必格致真知而後可以勵精而圖治天下百司庶府之職必格致真知而後可以興利而除害而格物致知之學非有甚高難行之事只兩言以蔽之曰勤訪問廣聰明而已夫耳之德曰聰目之德曰明人能盡耳目之用以求聰明之德則天下衆理天下萬事皆可精當倘耳目不盡視聽之用是自閉塞其聰明之具天下衆理天下萬事何由貫其精當哉知識何由長進哉故夫人君之爲天下國家人臣之欲致

君澤民舍格物致知以圖効它何從下手何所用力
哉伏望
陛下自今已後勿恃其所已能尤當益勉其所未至勿謂
天下既平而或怠於講學也內外公卿大夫士當竭
知慮殫忠益下詢問闢不遺芻蕘以求益良法美意
勿徒恃
國家政令謂威驅勢迫可以辨一切功名也故先儒云
格得來如人之覺時格不來如人之夢中因喚此章
做夢與覺之關
誠意者王者省察克治行之事也此章承上致知章相
須用工如車兩輪闕一不可王者已嘗用力於格物
致知究天下成敗之幾考累代治亂之跡其知與積

之由必明且審矣知與替之由明且審則中心怛然內有所懲戒而知惡之不可為真如水火不可蹈虎狼不可押由是有然不得不誠意以好善真如好好色矣自然不得不誠意以惡惡真如惡惡臭矣此無它因其知之極其親切故其行之不肯差錯又如明於料敵意在制勝則此料敵之意出於格致之真知其意必也中乎兵權誠可以制勝而非僥倖又如明於審刑意在斷決則此審刑之意出於格致之真知其意必也中乎獄情誠可以折獄而非摸索彼不用格物致知之功胷中鶻鶻突突不明不白無決無斷如用稱稱輕重而無星如用尺量長短而無寸必至於調兵不知緩急決獄昧於情偽何異乎倀倀然索

物於蒙昧之中惟其知之不明故發意以料理此事其意出於觸突不明自謂善可好不好亦可也謂惡可惡不惡亦可也此心半上落下於是不得為誠意矣惟致知之君子知暗室屋漏之中亦有鬼神臨之而不敢肆其心身則斯其他既至其意誠也可必其然矣大槩知一分則其行到得一分惟其真知是以篤志力行惟其不知是以率意妄行夫既知此理又用誠意以行此理則此理與我為一誠善而無惡矣雖知此理不用誠意以行此理則此理我徒能言之然非我有尚與我為二亦不免於不為惡也故先儒云誠得來是善誠不來是惡曰喚此章做善與惡之關上文致知乃真知誠意乃實踐兩關最難過已自過却

所謂正心章𥨸曰有所忿懥好樂恐懼憂患則不得其正何也蓋四者人情日用之所必有何以曰一有之則不得其正蓋四者人情之所必有誰能免得但一有之隨即掃去無滯留四者之跡於胷中當十分好樂之事至乎前遂為忿懥之跡將抑遏未必不減去好樂五分辟如持鏡照物既已有一重影子又添一重影子豈不累其明哉如此接物日侵一日不加覺察所謂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便喚做心不在雖視有如不見雖聽有如不聞矣蓋心之神明為七情所使或者理不足以御氣於是情之所趨遂有流注放逸之患惟君子惟能察之常加精察防閑檢束即無不正矣乃大學之小失也近代大儒許仙詩江

心二字以貫穿一篇彼徒見此數字鄭重剴切故緊
以為此書棟梁竟亦出於揣摩臆度似是而實非義
遺本而逐末失其義遠矣
脩身章又曰有所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而辟焉何
也彼大學之君子問學之功至此性情中正必也親
愛其所當親愛之君子矣賤惡其所當賤惡之小人
矣又何懲創之有蓋賢者固當親愛然賢者豈無一
事二事不得其當無狃於親愛而終不加之以賤惡
也不善者固當賤惡然不善者豈無一事二事之繆
其當無狃於賤惡而終不加之以親愛也故曰好而
又當知其惡惡而又當知其美治其性情必如精金
良玉揀擇鍛冶中節要到十分也夫大學工夫過卻

致知一關過了出乎凡而入乎聖矣又過却誠意一關決然不爲小人而爲君子矣然又必加之以正心章之戒乎忿懥好樂脩身章之戒乎親愛賤惡何者蓋正心章心與物接心情動物如聯馬馳驟所以貴乎約束工夫脩身章身與物接或者徇向不返恐有陷於一偏所以貴乎撿點工夫此二章雖是小小疵纇然如止水微波紅爐點雪亦須常加精察謂之步步照管不教乜頃刻失中皆君子之小失也所以心君至正不偏不倚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照萬類以稱百物以之參天地以之贊化育於是合此五者之目皆用以明明德者也即此五者之工夫無間斷即謂之明明德又謂之緝熙王者成已之學也

齊家治國何也蓋大學明明德成已之審已如上文矣又在推而廣之以成物也推之之道如何如治絲貴得端緒求已慈愛之真心而擴充之耳故一國之治始乎一家一家之治始乎一身一身之所始在推已慈愛之真心以感物慈愛之真心何所始以母真心保赤子是也夫女子之嫁也未嘗學養子然皆能養子以母之者以已饑寒之真心而知子饑寒之真心耳王者臨天下之民體母子相求之真心以子元元善端發見之物如火始燃如泉始達鼓揮展布使惻隱滿腔仁心仁聞規摸氣象包含徧覆由家蓋過一國王者成物之學也

平天下乃明明德工夫新民工夫止於至善也至善者

性命之名也人君之學從前積累到此其學大成無其它工夫做得故下文止言絜矩絜矩之為義此心澄治平易和樂同人乎天下以一人之情而通億兆人之情我所不欲即天下億兆人亦所不欲又言好惡以億兆人之好惡而同乎一己之好惡好好善也善即君子之人也惡惡惡也惡即不善之人也好善之人何若而是如曰若有一個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此等人是善人天下人皆好之如曰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彦聖而違之俾不通此等人是不善人天下人皆惡之人君之學至於平天下其學大成他無所事事

惟好惡之性惟與天下人大公之心好君子大[illegible]
心惡不善人者同源溶洽無畔無際如天地[illegible]
周流乎兩間曾無一毫私意以窒塞之間隔之此[illegible]
以為平天下關繫也

右六章專論八條目之用用者下手工夫[illegible]
方有法所謂其注宜詳也

右臣所著

皇王大學通旨通大學全書之旨使其義相聯屬
不斷一覽可以盡得之內切於人主之心身外與
天下國家事體綱關真王者致太平之書也其間
多採宋儒程氏朱氏之說間亦竊附己意大要五
章言真知之道章言實踐然君子雖真知實踐不可

特其知行之學既成而不加之以寸步照管也所
以此章文防其過小失入章文防其身之小失
夫成己之學至此可謂至密而不漏卻可以推而
行之於善家國之人民矣至於平天下成己成物
其學至盛至大與天下之人知平愷樂同其心志
渾渾然天地合其德與昭然日月並其明當其時
也草木鳥獸魚鼈皆囿於涵濡衛漬化育之中矣
唐虞之盛時與三王而齊驅漢唐宋何足羨慕哉

劉尚賓文集卷之二

五言絶句

題水墨杏林畫 二首

杏葉大鵝鴉春餘已作花無由窺稚子黄緑點朱砂

風土好種樹競栽桃李花滿林杏子熟縣裏姓張家

五言律

次兄大史文送韻

夫子在理世敢輕禄食微京師雖好住日夕苦思歸每撥羣公謙誰知素願違故山關虛館卧看暮雲飛

贈王縣令之官松陽

松陽王縣令卜日去之官臘酒問人買梅花駐馬看暮金仍不受邑子可相干誰說閩中近多傳布令寬

贈王宗儒

今濂鎮五羊王子去爲郎高步神仙侶宣威將相傍鶯啼榕葉嫩鱷徙海波蔵縣令吳南海煩君道勿忘

五言古體

贈安福簿潘景嶽復任

君王重韋布初階佐州掾潘君稱安成循良加百鍊名聞大江西去年喜識面其人黑而髯目光燗如電宜擢刑曹郎宜膺御史選孤鷹兀老蒼潛窺搏擊便胡爲臨下邑陽春竟土攄遺民數千家依依慈母戀府吏夜打門飛書急如箭士女爭出力怨詒判官譴廉吏近刻削能吏多詐變酷吏廣聲勢文吏儒稚緣君俠力教化湯火不見怨良心感人心百行速郵傳到縣已三載王階趣朝升丞相獨詢

名東宮催賜宴旋歸撫尓民九載職用轉我本邑中民小
官滯畿甸何時負耒耜歸耕數相見
和兄縣丞子節客中移居東偏
憶㓜避難走閭道望井屋低頭拜主人托命假棲宿青松
白石路轉徙何煩複㓜月歷層巒凍雨出幽谷又欲漸平
定稍遂民生欲夫子況無求輕安一枝是移將西牕琴就
剪東牕燭有來平生親款款輸衷曲
贈張縣丞任菑川
江南二月天春宵雨綿綿同郡張公子別我丞菑川菑川
全齊地東會遙相連山川蓄英氣邑子多材賢昔人善禮
樂恠迂談神仙天下當極治鳴鳳岐山顛纓冠東大帶來
朝相比有名字寫竹帛於焉承古先

贈宋伯子

伯子始生辰火日宿南斗火曰外暉曜昭明見毫秒所以英雋姿動盪出意表射飛鴻鴈摧擊刷蛟龍吼樽酒酌留賓篇詩題送其結交豪傑士幾輩游龍矯脈事余夫子精義曰細剖俗子錯相干敢闕出門之尔來宰三輔法意良可曉鞠躬揖上官攙前戒雞口閔閔恤創殘吩吩收幼小轂歌少飲酒且祈公事了

題柳風亭

吳中二三月吳人春服具錦韉出翠微羅襪侵沮洳白蘋起微波遶天度飛絮吹面不生寒溫風足清照誰家構華亭垂楊數十樹解襟挽長條亭子臨流履

和高子開二首

家居雲陽里春至忽徂秋今日忽不樂羈旅非吾憂巨鼇
戴厚土決漭相沉浮孝作佐王者胡為失相求
五經乃元氣大運相運迴道路久榛塞驅車犯蕪萊日暮
途又遠至止其難扎此心諒匪他寤寐翹賢材

知張冉鄉生挽詩

張公達士流生作挽者歌我曾還語公祈死情則麼人於
天地間遊者如類波白日驚六龍西奔劇飛梭我衰會當
死諱言欲如何大運爲多艱南服尋干戈訪我行輩人十
室九消磨夜趁孫謡遊夢中數經過歡然道舊故執手殊
委蛇雄鷄不成曉冥漠與同科白石發光彩高山鬱嵯峨
我死亡其下骨朽靡其他素車乘白馬薤露生吟哦死者
寧聞知悲泣空相和如何莫杯酒裏子紛辭羅買擔冥堂

上畫髮垂周阿辛苦二三子不祥勞見訶生前預凶事禮法容偏頗不見城陌時要頸危剎那抗辞不謬辱生全亦已多中情有如此斯言諒匪訛

和友人宜春雜興

昔賢韓退之文章冠唐人曰諫忤天子剌史来宜春高風水雪潔照映江水濱今人棄如土胡然不悲辛

七言絕句

題秋江圖

秋江木葉冷蕭蕭江上行舟去岸遙憶昨曾經沙市尾夕陽騎馬過溪橋

七言律

次友人

相國材成製綺裘有來貧客禮椎州鷓鴣兩濕千峯裏百葸花冬二月頭誰道山中今是晉還關天下巳宗周華山之藪拋林野以擬明年盡放牛

自嗟貧女巧為裘生在南方憐小州夜續每依隣舍火晨粧次買玉搔頭只緣難嫁身將老不為無媒歲屢周早晚裁成將有獻軒車自起駕疲牛

和宜春吳員外

筠州得見吳員外書鼓旗鐃鐃水湄留邑風塵留草檄五臺花鳥遍題詩能文誰似從軍樂罷酒終懷去國悲我欲建言天下事請君靜聽莫猜疑

和孫子讓九日二首

孫郎如練濯江波近日諸曹事若何忠孝觀遊臨路佳平

亭宅裏對門過廓連瀕為鄰廉纖盡列茅亭夏木多九日
邀余同抱鞠殺雞酌酒賦高歌

之子言歸九月間淒淒白露滿秋山天長水遠懸帆去月
冷波寒把釣還隣里攜壺來軟脚交親下榻傾歡類只愁
京邑除書動那有常時似此閑

和張子高元夕

巧放春晴作上元禁城燈火龍君恩覓街直街草流水萬
紫千紅花滿園司市初昏催點燭抱關四鼓下懸門誰憐
旅館旅棲客最樂人家多笑言

贈陳縣丞之官汀州

之子為丞漳郡旁臺家赫奕稱諸郎變持拍府千秋雪散
作炎州六月涼荔子丹時山石潤杜鵑啼處野夫忙為言

通守王夫子好記才名過海揚

贈何大參廣東調江西

早承丹詔出明光嘉亦雄藩納土疆市肆不移[illegible]業書
丈一統被炎荒加息區内將何報參政江西憩遙望遙想
馳書來驛使康邦三十列班行

歌行

九日分韻得兩字與孟左司同賦白戰體[illegible]

客子悲秋在羈旅旅雁飛鳴天尖儔侶假浩鐘丹起[illegible]
歷江城鐶飛兩起尋故猶歛單衣坐對破篋驅[illegible]風流
曾傲大將軍漸老中情無所取

古樂府贈毛典史之官泰州

毛秀才材宜武長軀魁壘宜帶劍腰抱十圍腹如鼓[illegible]

爲掾御史臺手擢沭舊酒吳楚淩陵爲州東海方魚鹽之
利走四方六曹文案細且詳命子至彼提其綱我聞海陵
最宜客魚賤可買酒可得又聞州將重文儒兼收幕下論
封策畧海鮮所搖柱問君有客過三衢寄上白雲深處去

贈傳知事之官濟南

濟南賓客別登舟濟南府中衆謀猷骨格稜層瘦似鶴神
氣飄逸清如秋山峰磊磊散鳴廢泉水兀兀藏靈乩公餘
解帶下簾幙酌酒賦詩成倡酬

占水玄潭潤蒼巖許旌陽劍失之十五年復得於天
界寺僧

旌陽斬蛟玄潭劍旌陽已仙劍留住道士佩劍行乞食劍
繫解脫劍飛去天下紛紛爭用武昨日侯王忽奴虜十年

大亂紛何之耶我皇威戮剗亮四海只今歸一姓裂土分
疆各平定捶陽此劍復歸來坐鎮玄壇渟如鏡

題姪敦復畫

湖水平湖樹綠湖樹蔭濃陰湖曲是誰為此圖湖州趙仲
穆六月大暑炎火張湖上青峯想幽獨

碧厓為魏杞山先人作

碧厓君何處村武昌蕪邑蒲圻縣蒲首諸山厓獨尊丈人
並厓住窟厓安閭門厓前種粳稻厓下散雞豚厓上何所
有麋鹿驚追奔玄猿時下上脚蹋引手捫木根石上走盤
結雲雷屯朱草生倒垂清風被芳蓀丈人卜居久厓下長
子孫魁然大十圍懷抱玉德温結交天下士名姓衆所敦
磊落汞豪傑英略何足論家鄉蕩盡兵火餘秋風苦雨愁

黄昏金陵官居獨座朝日夕仰止先人存

贈揚郎埽台州

揚子不作廣西掾掉頭歸去天台山天台神僧不可見白石清泉相對閑千章大木葉泥泥五色翟雉毛斑斑揚子才華絕似此豈可久在山谷間

次文翰兄自贊畫像韻

彼畫者良於畫人兮黔黑多髯方冠而高屋所不能者寫此浩然之氣兮其氣冒犯憂患至足而無欲比檜柏之孤根質厚地而不曲燁燁兮紫芝猗猗兮叢竹余白駒而肯來毋自重兮金玉

劉尚賓文集卷之三

雜著

中庸本釋

聖賢傳道曰一與誠而已矣何以謂之一何以謂之誠太虛之間有天地天地之間有人人稟受天地之用氣爲性命故子思作中庸以傳道著性命之所蘊則謂之曰誠性命發出爲言行言行措之天下國家爲事業故子思作中庸以傳道著言行之所底則謂之曰一誠者處中制外其跡隱微一者周行不殆有始有卒故狀誠之體則曰肫肫乎其仁狀一之體則曰浩浩乎其天誠小而一大也自天命之謂性已下誠一在膻中故不曰中庸而曰中和盖言命性道教道教命性表顯露于外也及其著見則不曰

中和猶言中庸章末下話今人禀此性命之理著之於事爲其人品造就大槩有三等如大舜從容得中知者之流聖人也顔淵按索執持仁者之流賢人也子路竭力慕尚勇者之流衆人也一與誠在人淺深雖萬有不齊然按天地人而言之大槩有此三品人也三品已下特欲明言一與誠則先言費隱以見一與誠之大意費之用廣可以況一之大意也隱之體微可以況誠之大意也既言大意必也總言一與誠之實德然後與鬼神一與誠之實德也是故盡己之忠其行一半也推己之恕其行始到盡處也又曰言顧行行顧言又曰素其位而行皆發明忠恕所以爲一之實德也天地之間有鬼神人身中亦有鬼神天地之鬼神與人身中之鬼神流通無間滿是以舜盡鬼神之德

著之爲大孝文王無憂武王周公達孝皆人身中鬼神所爲故發明鬼神所以爲誠之實德也及至哀公問政言一爲天下國家者九四節誠有聖人學者之分者凡四節一之前言天誠之前言豫天者一之體質也豫者誠之體質也上文已明言一與誠者凡八節此後又暗言誠與一者凡八節一誠誠一交錯以成文也至是其言將終音節從數蓋索言誠一無復餘蘊矣然後申言性一節又申言道一節又申言教一節然後七引詩以咏嗟命性道教道教命性之旨以終之其製作之體如地道以崑崙爲首分支定東南又如大司馬整六師旌旗飾寸步有節制而其爲道則發揮天地人三才豈容章分破碎暗中摸索而以爲然哉

與翰林學士朱允升先生論讀易

庖犧氏作易易何在也今六十四卦爻之所以爲象六十四卦名之所以取義此即庖犧氏之易書文字矣至周時文王周公孔子但各係以辭始謂之周易也是故伏羲設六十四卦爻以示象命六十四卦名以示義往古來今數千萬年治亂興亡理勢情狀之所必至者舉不出六十四象六十四義之中矣在昔夏商已前文王周公孔子之辭未作而夏商聖人君子之讀易只於皇羲所製象因皇羲所命名而文王周公孔子之辭意洋洋無不具備今學者果欲明乎易實身文王周公孔子之前將羲皇製象命名之學一時打通了則文王周公孔子所繫辭旨破竹之勢無復留刄矣撫恭古今註易之士凡千百家絕不曾以伏

義之易自為一書以冠文王周公孔子之文文始寖失其領綱失其綱是數子孫而遺忘其先祖可乎昨日出市到胡淵齋中淵誦先生之言見告以為得傑所示畫不曉其義與無圖同正為先生未領圖旨傑之憂也往聖絕學只在此圖惟先生留意焉

（此畫羲皇製象命名之書用以紀陰陽代謝迭之天下古今以命盛衰消長之運故名之曰易易代易也

書孟左司文集後

余讀太原孟左司己亥文集集中書林等銘詩其辭莊重典雅綿密繁麗有三百篇楚漢梁山崧高烝民之風又讀蔡澤說范睢客文說蔡澤等篇真得戰國機權策士關節彼貪夫徇利烈士徇名精炎於中方且膠固於功名形勢

度此言遂蓋直立見冰釋而无解又讀學圃記蜀宅記義貓記等篇則眉目心思舉上言吳絕類柳子厚實之河東集中殆不可辨夫儒者必能為文而古文不易得其人某尚古之道者則能為古文所謂古文者載其所行之古道今觀孟左司其制行醇故為文古文古而文品格高本北方之學者故聲音洪吐兼南士之清新故神情秀發可以名為一家之言矣元有天下文章大槩三變如劉秉忠長江大河規摹闊略靜修變化蟬蛻許仲平聖賢冑詩諄王道盧疎齋姚牧菴苛挍斜緊此國初文氣也[illegible]伯庸宗誠夫袁伯長諸人鋪張成大援据端確此中朝文氣也若夫恣意馳騁散在外[illegible]於激之勢者則虞雖公揭文貞近代之文氣也文章與[illegible]同其盛衰之運文

氣既索然而天下國家之氣亦復蕭條不振日趨於苕之華何草不黃之暮景矣然孟左司巳亥文集乃又出虞揭之後囿於氣中而不與一氣俱變化而澌微者其故何也奈天命哉

邦家兼夷禮不用將復古先哲王之大業是致左司蟣還而南如楚有材而晉用之俾援韶濩之音以鳴文物之盛宮商相宣金石交作動盪乎中土列郡傲揚乎江左諸州以究雄文之象之實惟學至於知天者然吾此言而不謂之矣也當時轉而還于南方者二人猶有一人為誰舒守余廷心也廷心文古而純用清氣清氣易以漓故遠先隕越命也夫

題進齋用吾朱翰林所題卷後

僕所傳易大業圖其圖卽上古聖人庖犧氏之易以綱理天道人道地道始終一周之運也是故乾胎於西北故升卦在焉遊歷至震故晉卦在焉登升于离故漸卦在焉以定乎氣天化地之道毀壞藏密於西北之墟而震迅奮發亦在西北故亥子之交者氣機出入之所由也以定乎天下國家迭爲盛衰消長之勢者殷受天命澤竭且弊而大王王於岐山之陽乃積順德積小以高大以定乎物理十月麥且生而四月靡草死皆謂陰陽無處絶互藏爲根冗故西北用升也震東方東方日出故曰明出地上晉其衝明夷明夷日入西方也震公侯之象故六爻取公侯序進象之故震位用晉也自復一陽遊歷三十卦升極爲漸漸君南離嚮天下國家所有事也古之君子窮理盡性至於

命國治而天下平至漸為極功故六爻取象鴻三十卦自下而升高猶如鴻漸于干而切于雲路之宜宜至是不可以復加故漸之後剝三十卦至歸妹乃漸卷不用事矣三卦在圖旨矣凡如此宜乎默識始僕婦之饕餮乎是飲食乎是大抵聖人之辭微若機括少許難求之拱把若空青尠亦難求之江河翰林先生朱允升闡之亟從僕求此圖明圖然後文王周公孔子之辭有攸定不惑兩岐而底于一謂之明經也而此三卦又今高仲暉取以名齋既以告仲暉文曰仲暉以答朱翰林也

書謝翱哭文信公記後

右文一首與人謝翱記哭文丞相之作今國學錄張丁考記中地方人名歲月為之註言以實之也昔桑右氏取江

南宋丞相文天祥起兵勤王頃復宋社署門下士謝翶爲諮事參軍丞相軍敗被執北首死幽獄翶從此流落吳楚間常時悲歌慷慨獨行無聊間至姑蘇望夫差臺憶公而哭爲文登會稽行禹穴望越王臺憶公而哭爲文與二三士買舟祭公於嚴子陵西臺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曰魂朝往兮何極暮來歸兮關水黑化爲朱鳥兮有咮焉食歌闋竹石俱碎嗚呼古稱畸人劍客策士奇才若翶者似之矣蓋義而有俠氣也歟此等人閔己志之欲伸甘殺身石不悔憤生世之不偶獨一辯而無誰與語故嘗青春白日潛行曲江西游咸陽縱觀秦皇帝宮闕時之人爲得而知之也哉嗚呼使天下士皆不負丞相如翶者時事固未可知也嗚呼翶沒後又幾年天生我

皇起自江淮，提三尺劒，用天下知謀勇力，振大梁，掃故宮，竃行幽冀，隨其九廟，蕃西道，遞穹廬，滅跡，珍寶圖籍，輦歸中土，廓天地之正氣，洗日月之重昏，雪諸夏之積憤，讐胡亞之鬼，歷𦐂不幸，不生斯時，其功名豈不可立致也，與余又聞蒙古之臣，王總統者，毀宋陵江以來諸陵，有士人以牛馬骨至彼易之，負歸，瘞藥逕，年冬青樹下，惜不得士人姓名，豈不可與𦐂同傳也哉，或曰士人會稽唐珏也，

題宋賢帖後

此卷為宋賢墨跡，共十人，為本，諸賢題跋，共十四人，其間宋宣獻公二帖，蹤密歆傾甚，似晉人，但傷於老蒼，不免有宋氣，可張魏公一帖，謹密持重，潄用蘇長公筆意，虞雍公結體漫蕩，闊略細，故獨負沈雄，周益公骨骼秀，聳鬱嶋停

時方崇禮解衣盤礴之風陸子壽之蘭瑯琊之秀薛紹彭渾厚純熟勾龍淵逼真蘇帖但少英氣張即之友有偏鋒之失吊顧浩似出於書司之手回視今十四人所寫英英楚楚雖莊肅剛勁不及古之人要亦爲明珠美玉光暉照映于一時百年之後僑之子孫皆可寶也李良其善之也與

書本泉卷後

蕪湖縣令楊德源其名曰淵主簿左介別製本泉二字爲號存其說以進之於令夫同僚有兄弟之情主簿愛兄之心顏望之意於此可見其至矣何也淵知蕪湖其澤潤之所蒙被及乎一縣之民物而已主簿曰否也本之以混混之源泉則澤潤一州一郡極其至蕃宣王室衣被天下要其歸亦不過曰源泉有本而已矣其本在人謂何今天下

所需者才也然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故夫積學以廣其材者人之本泉也今若積學以廣其材者禮樂為出治之本兵刑為輔治之具制賦以通天下之民防邊以安天下之民是乃疏濬本泉為淵莣之以至乎其極可以衣被天下矣是故本泉濬治淵為巨浸黿鼉蛟龍魚鱉生焉貨財植焉臨之者惴慄望之者如望洋本泉晝夜不已淵深千仞不測以日宗傳愛兄之心願望之志主籌庶靜慎家稱學者。

題宋四賢墨跡後

余嘗慕韓魏公之為人以為當英皇危疑之際獨斷大事自任以天下之重者也及今觀公用筆方嚴持重撲擬韻真御骨力差盜之以肥厚而趣法必用雙精銳併劍戟豈

其氣不在藏蓄猶未免露見於外也耶文潞公者年頗耄佐命三朝當哲宗之時公年已八九十矣服事少主侍立終日不及今觀公用筆奇勁出險如枯藤礧磈如長松倒掛絶壑如蒼龍蜒蜷夭矯挾雷雨出三峽可謂天下大老偉節之士矣富鄭公一帖氣象外寬內和寧易無矜持王荊公一帖意思疎散如高人騷老半脫紗巾落紋簡是為宋四賢墨跡共一軸閩中士人吳允恩所藏也

說

玩易齋說

易書何為而作也上古文字未興伏羲開先作則有所謂道以貽萬世意謂大虛中所具者天地人事物而天以生物五者流行之運更迭盛衰皆乘一氣推遷消

往來有成式而步執之可以縱跡陰陽老少之情推測天地人事物循環之運天下能事盡具是矣故畫六十四卦爻以象其象命六十四卦名以文其義圓周蟄騰并包往古藏括來今凡書契以後所有文字高明閎闊正大平易而神變無窮者未有能或之先也所以歷代聖人寶之用以蓍龜至周人情有所變通故文王逐卦係以辭其辭多獨舉一隅者聖人告聖人之法也周公斷制六爻擬議是帝王伯之業酌言吉凶悔吝無咎並舉三陽者聖人告衆人之法也仲尼讀之猶患聖人製作高簡衆人未易通曉乃上探羲文周公之緒悉索而極言之易道始無餘蘊矣故凡讀易先其易者始由夫子之言以求周公由周公以求文王由文王以求伏羲伏羲以上無文字可求即易散

在天地人事物五者運行生成之跡矣夫易以經世世間萬有畢其鉅細精粗莫如此五事惟用易可以得其情易誠大矣哉而古今註易亦惟吾夫子能之易誠微矣哉易非聖人不能註聖人既註之於書學者惟當精白一心拳拳服膺受成前聖斯其爲也吾聞後之註者三四百家嘗試得一二而讀之間於天地萬物之大義吉凶臆決牽制傅會言人人殊大抵遶遶尋引而胃爭分寸甚爲之忸怩而心不安余來金陵胡淵酷嗜讀易顏其齋曰玩易命余作玩易齋說敬告淵莫若曰夫子所註易以求羲文周公之易曰羲文周公之易以跡天地人事物五者運行以爲易也

飭已說

吾黨之士高仲暉酷喜讀余文以爲別白是非善惡如秋鷹烈日聞者爲之凜然肖言近日行其事未免有過失與昔人辯争文未免有蹊徑是七情者動於中張憤不可制從而奔放發作於外求余爲箴己之文一篇攻擊內邪徑中心京讀之由中達外耳熱汗下揭置坐隅常目視之以爲平生約束禁止之金椎庶幾乎執六轡以馭駟馬由夫中庸之大道也余聞之矍然起曰仲暉果賢乎哉吾之畏友也是可與論大儒先生性命之學豈徒言語文字而已尔遂言曰仲暉汝知事君之道乎寧拙誠無巧詐𦒿一得罪首實可也下宜支詞曲說內欺此心外重誣罔或者其罪未至於積稔儻倖可以脫離於一時者亦誠有之矣然而詩不云乎昊天曰明及尔出王昊天曰旦及尔游衍君

猶天也天之明感其終可遜乎是不過延以歲月之久待
其再三過舉則遂詿于恢恢之綱而不可逭矣所以君子
之事君寧拙誠以首實不巧詐以苟免也其許改過以事
君必不可文過以欺君也仲暉役知交朋友之道乎人皆
惡勝己之友好不如己之友惡其攻伐吾之闕失也惡其
窺見吾之隱慝也此乃勝己之友所爲尔勿惡之善事之
可也好其褻狎易與也好其規射便利也此乃不如己之
友所爲尔勿好之漸疏之可也仲暉君子當弘其量是故
有容德乃大若其中迫塞外物来觸犯忌諱者多則蠢賊
滋生而勃磎狗礙矣故又貴乎寬仲暉君子當厚於仁仁
者人之生德也見民物顛連而不爲之怵惕則人而不仁
其心死而生德亡矣故又貴乎慈仲暉君子中立不倚于

祿不田威重凝洛如介胄之士不可犯故又貴乎嚴仲暉

君子恐懼脩省以為百行之本常如臨淵恐其墜也常如

履冰恐其陷也故又貴乎謹仲暉不違事父母不及友兄

弟又未有室家琴瑟之好故五倫之大特舉君臣之義朋

友之交以告之仍語以寬慈則和樂嚴謹則莊栗嗚呼人

道其備矣仲暉晝誦此言夜卧人靜以此六者逐一反求

諸己有不如斯言者速改之能如斯言者勉之而益造乎

其至也大丈夫別去三日神知生長與三日前相會時迥

不同仲暉得此文過三日後當舉此六者還以責我矣故

仲暉吾之畏友也

韓仲弘字說

弘之為言廣也在人莫大於道問學以廣其量也余嘗病

夫世之智謀技藝之士各囿於其量而止耳略不能擴充其量以廣容受爲是故知謀技藝之士足乎升斗之量者覩其朝夕經營相度圖爲成就止以升斗之量自喜昧然不知有一石之量者所爲矣有一石之量者又昂昂然以一石之量自負不知有十石百石千石萬石之量者所爲矣苟囿於其天所賦與之量而不能相通一旦以高且遠者語之如蜉蝣蟣蠓知朝夕爲性命豈肯信大椿之木八千歲以爲春八千歲以爲秋哉此不能擴充其量者之罪也古之聖賢慮此則有教之之方矣其道以變化氣質爲要本之以詩書張之以子史駕之以天下國家九經之盛大歷觀先哲前言往行深謀遠慮發紓爲長材大略親萬姓乎天下景仰慕尚則曰古之人古之人如親與之游從

抉其明揚吾所蔽跡其長攻吾所短勉勉不息跂而及之由是愚變化為明者有之矣柔變化為剛者有之矣險側者變為平易褊狹者變為寬大恢然廓然可以廣容納矣是故必徵變化之效然後驗吾問學之功吾黨之士姓韓名弘字仲弘求余說其名字之義余謂仲弘宜用聖賢之學益充其量始由升斗至於一石一石至十石百石千石萬石將無所不受則仲弘名字之義得矣若果然者異日弘之為量量之所納其可量其涯涘哉弘彭城人其先祖致貲數萬而令其子弟習勞苦安儉有父風

樵雲說

開封府知事朱某碩然七尺之軀長衫縞[illegible]翩翩然行乎府署之間余竊謂其有塵外意邈一日其友楊恕之來告

曰朱知事自號擬雲子所居為之言其義于余曰開封天下土中也地大物衆州縣受約束于大府者凡四五十知事每日早起或贊府事或行縣有所徵發左支右梧前者未畢命而後者復有摩踵至延頸以俟處多胸中擾擾冀得有擬雲之興也耶嗟乎世間有擬男子行乎功名富貴之途其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又患失之苟患失之大則背父與君小則吮癰舐痔以控持其功名富貴不肯一日釋吾形勢之域若尔者其人安得有擬雲之興世間有大丈夫行乎功名富貴之途以為丈夫得則駕不得則遠累而行且人生百年之內其悲憂佚樂即一日之間至乎吾前者蓋數變而不窮又況卿士大夫爭名於朝冠蓋相軋權力相奪可以泯為一覺之跡而長欲有乎已哉是以大丈

夫之趣也雖臨鞭朴居呵擁而解散歇焉人吏既已散妻子不相關閉君獨念四壁蕭然吾心身當此之時視彼持斧入雲之樵木石與君依然為鄰其高逈寥落之興何以異於彼之樵雲哉以余觀於朱知事風神灑然故遂信其興寄之悠遠也是可與語大丈夫之趣功名富貴者為可菜而癡男子患得患失者為可鄙也忠之拱手曰請書之為樵雲說

書

與龍游會起元書

僕廬陵郡之鄙人也去年應辟來金陵有司以僕儒者不任官府繁劇特署職尚賓館使主四方賢士大夫來棲息者於念賓寓都會之邦可以縱觀天下而去有余宗陽者

時時過從與之論議愛其性識頴靈變每語從容久之曰求士於宗陽宗陽曰吾邑魯先生始學為古文終由古文悟諸經嘗謂人曰好文章自然浮動紙上又嘗為書抵宗陽曰宗陽宜速來相就靜坐數日又宗陽道其年貌居處嗜好甚悉最後又得所為詩數首讀之於是慨然作而言曰當今之世吾不可以失此人也惜乎薄宦羈縻蹤跡不得相從於林谷嗟乎學弊文弊莫甚於此時性與天道自昔子貢不得聞於夫子者而今之人往往舉以程試新學小生其說爛熳洋洋動人果然耶不然耶何子貢又以為不得聞於夫子耶琢碑刻文圖垂不朽鄭重其事號曰金石之作亦妄一人可以執筆為之隨即鈎摹篆隸傳走四方苟且不探其源果可以圖不朽耶嗚呼之二者其勢如

瀰水散漫深溢毀隄防而傳遍之也哉故當天下文學靡靡浮膚瑣細之時閒有大儒先生獨乘白駒幽居空谷窺羲文之墮緒茶秦漢之雅製十餘之間繆帶委蛇而起然孤詣欲語無誰儻之神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安得不日游於左右几格之間也哉故人饒君德祥為衢州府經歷故嘗為此書奉寄且錄近作一篇拜呈千里遙遙何時言面可以交際以竭此中心之所欲扣請而商略之也是以無任卷卷之至焉

答孟左司書

余年二十餘業為古文即悟其人有古道未能為古文所謂古文狀其人平生所好之古道耳及年愈大益悟文乘氣而有也是故紬繹心思乘氣以綴文而詮之簡冊之上

猶如人騎善行馬操縱在手盤辟往復於羊腸蟻封之間也年少時志不足以勝氣爲氣所驅使未免用壯其勢突兀後乃承舊所爲文視之甚可羞赧曰又悟氣充滿一身尚或縱其所知如龍驤虎躍能排軋萬物必也持志內收施銜勒爲控御然後歷都過關步驟節中鏗鏘乎和鸞之聲容與乎曲水之側於斯際也蘊而形諸語言則爲節制之文仁義之學矣然人生稟氣其清明入高品者最不易得而文人御氣無促數之態周旋折旋中規矩者又不易得是故三代以後漢唐宋之文人稟氣秀出於藝文之科御氣無前於天下之士者如司馬子長神情散逸最喜明姦利又善爲人寫生諸王子王妃將軍文吏情態無[illegible]猥褻陰私斷不失其神類言常人所不欲言者班孟[illegible]

遷司馬氏微傷蕩佚乃本左氏謹恐不放縱冠佩長裾氣象而其剏體張而疏遠如深山大澤龍蛇生焉韓退之稱物肖形斤斤櫛節不妄許與如霍大將軍出入禁闥進退有尺寸望之衣冠儼然視瞻不凡信其為古之立言君子歐陽永叔蔓延宛轉顏筋柳骨如神於縫者滅盡針線之跡但覺織成一片蘇子瞻用其天生自然之材算身九仞之高下視城中烟火雞犬啾啾纍纍皆九近無足道者此數君子稟氣閒生御氣合度固已長鳴於百世矣又不知未來天下百千萬年所生文士其情狀設施與前文人又何若也夫氣最善變者也故萬有不齊故難得駕馭故凡文人御氣以作則者可貴乘氣以加人者不足貴古今稱文人無行匪謂乘氣以加人號呼跳躑有狂者之態也益

夫調從之氣始由一縷馴致絪緼盤曲縈連或爲東西或爲南北其爲人也必然尊尚道德樂於政事既已而下人薰心而憂世志常帥氣百行其旋則可脩辭以立誠垂文以作則載道以傳後之人矣此萃乎古之道者所爲文也余所見太原孟左司其氣蓄方剛其行術懿美其文績古雅間以書見貽謂僕寶好文而真識文者也余習古文幾三十年中間一二朋徒喪落未嘗敢以語諸人及來金陵一見左司公酷喜其嘗用力於讀古文而考其然不然又嘗用工於爲古文其文必放古至於命意遣辭沛乎其氣而不爲氣所使況歷官行事四五計卒所在稱疵乎文之有本也固知是矣凡此皆古文人第一流余焉得不從之游然而孤詣愈深而人從之者愈少徒多爲時所憎疑以

取窮耳閒有好事者則以為業是工專可圖不朽間者之言然矣然朽不朽繫乎天君圖之則紛於後心生是又不可以不辯也

答天界寺書記證傳書來書論詩撣

始僕學為古文求其製作之體勢於韓柳歐蘇四家亦既識察四家經營之方醞釀之意又慨然而言曰吾將上求史記漢書之云為既識史漢各自極為名家於是又慨然大息曰秦漢而下文章吾得其盡當盡變之情態矣若三代以來四書五經文章皆聖賢述作其狀果何若而欲究不賢於彼十百千萬也耶遂竭精思日夕披索而章句破碎町畦疆畫一為彼一為此血脉不泝手足不仁比之史記漢書韓柳歐蘇五六大家雄勤蘄從亘為長蛇布為六

芘中擥[illegible]奇左卷[illegible]要指使者衣同乃零落畸孤殘
斷失緒厝常疑之曰天下無一道彼秦漢已下作者其道
既已然何獨聖賢不然耶而尊經之士類曰經以載道不
尚乎文也幾於諱言文之一字夫言之不文其行不遠不
文何以示萬世圖不朽今夫天未嘗廢文也圜周爲垣窔
等級爲階陛曲張爲蓋横陳爲道此天不能已於爲文也
今夫地未嘗失理也嵩崙地之首太行舒爲左臂岷山舒
爲右臂二臂句龔中土此地不能已於爲理也天無文何
以聯絡星部別爲二十八章地無理何以分晝爲九州之
野醫人人文之至也所著書其傳者道德性命之藴脩齊
治平之法安得獨無文哉是其臨文掇體度亦欲法天地
之圓方象四時之翕闢理之以五行六爻宣之以八風六

氣必如是然後可以經紀時物可以爲文理也豈有一時
意興欲言則言欲止則止一切比之如漫成材之爲偶然
破聖人作經未必及不若班馬韓歐輩播散不踰短也以
此[illegible]從師學易期真知聖人結構之路於是備領從末得
天地人物各共一始終之理以爲文學書知今文先氣而
旋浩瀚有體知龍轉大海知古文老[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叢談胥補學
詩知三百篇同其[illegible]敘必者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今新敘次者爲至
文學書教知聖人[illegible]識高[illegible][illegible]天地[illegible]聖之[illegible]法之爲記
數之[illegible]古藏曲折[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名物生萌芽其長寸許寸
詩之中[illegible]其乎尺丈勢夫五六大家[illegible]爲文章而不知五
經之文章古今通經之士又不于其文章尊于其義理然
易[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立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者聖人盡[illegible]作之妙以爲文也

立其識者用製作之文皆識博後所不廢墜也故五經爲文以載道豈有知其載道不必知其爲文也可乎惟僕也不揣卑鄙用工彌年有孚下愉私竊好之故首著詩擇一本挈來金陵以前學士大夫之都會意必有好古博雅君子攻我寡陋忽遇證公上人資質淳厚讀經不厭取玩十餘日又乃爲書以相貽展書而繹文眞大雄之徒獨咲隱之孫積久未答殊增愧赧故具道僕昔者讀五經之文之所以然而五經之道則未暇論也更希垂察焉

又答證儒詩書易春秋

近蒙上人取去僕批點趙君子常所著黃楚望先生春秋師說一書隨蒙寄書與僕辯論所批評得失書留宋和尚所先生爲翰林亦本無附毁之時遲經一月有餘然後論

暨劉孝綽諸家反覆尋索不可為喻大抵僕始讀春秋亭
旅經諸家傳言一字不留胸中靜室危坐日晏微吟達月
不輟如置此身於夫子弟子之列如得此書於夫子之
成之日當由在山泉水未經攪觸於是洞見聖人製作有
法其文深密而開闔有切而優柔高簡跌蕩真如龍行虎
步中具二百四十二年天下升降之勢又具二百四十二
年列國升降之勢又具二百四十二年魯國升降之勢而
文加詳焉然而開闔旋曲折卒不出萬五千有餘言天子諸
侯大夫是是非非非非是是斑斑滿目如貝如錦如蟲散
如某布斷非聖人不能為斷非千萬世而下良史所能為
焉班最工寫生然數辭浩瀚何曾知其節制之萬一語方
循其未遠已失其頭擾焉嘗遂已今予變聖神無方恍惚

不可為象道身至治何嘗絕類一語當此時氣象又安知上之人今所引用鄒孟子之云云漢董子之喋喋也哉嗚呼自孟董而下大儒先生代出莫不願為春秋忠臣悉取仁義忠孝之說以傅之如被以錦衣狐裘佩以明月寶璐然而雖極尊重實失本旨此如郭崇韜拜子儀墓崇韜求宗于儀盡膝拜墓拜則拜矣奈果非一本何惟斯言也可以喻漢唐以來諸願為春秋忠臣者之學矣傳素信如此故不得不本此義以與上人之辯所賜書之是非也上人曰春秋皆抑公侯尊王室且如伯姬歸于紀紀子莒子盟于密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僖公于薄之盟成公于蜀之盟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齊侯宋公會于洮諸如此類可以謂之

桓公侯乎武氏子来求賻天王使家父来求車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天子使召伯来賜公命諸如此類可以謂之尊王室乎上人曰春秋明乎綱常始為綱常之説以槩春秋者緑其人昧於文理容察芒然不得其悟入迷尋思得箇都大籠絡之術於是設為大公至正之論蔽天張網滔滔莽莽析以一切掩盖而得之也彼其門户闊略可以左右轉旋其名義正大可以折衝劈析况乎其氣足以作人之視聽其文足以起人之風采且取三綱五常以號於人料天下雖有傳辯之士亦将箝其舌不敢喘息矣殊不知彼之推叅精切間不容髮如寸刃解大竅而技經肯綮之未嘗文如良工刻木肖象必盡刮劘之巧然後宛轉成形以之形豈有快刀長斧一削而得之也哉此其尚弃忠人

之究者也上人曰諸侯會盟侵伐皆書公會者得非先我公為尊魯公也春秋內魯凡會盟侵伐先公者此內魯之辭非尊魯之辭也豈獨春秋為然它國史書會盟侵伐皆內本國之君亦如夫子之內魯君而製辭挨乎主人也上人曰魯年則書王正月若不尊周則正月不當書王書王非必尊周也周史立言之法當如是也何也假如文武成康之世千八百諸侯彼時侯國紀事之書吾知其必書王正月矣竊料春秋之時列國史官所書亦然吾何以知其然哉於時桓文倡大義於天下齊晋史官必然書王正月則列國史官亦不敢不書之矣故王正月者本三代之時侯國史官書法通例非必春秋書王為尊周也上人曰天王狩于河陽為尊周非尊也乃悲傷之辭也悲周室微弱

君臨天下者失控馭之道遂以天王之尊而下從諸侯
上人曰左氏紀事公穀義例皆有可取不容盡去非盡
也釋其合於經者而取之也然惟真知春秋者可以去取
傳言故讀春秋既得其戶庭寢室之制有成屋於胸中矣
然後徐以公是公非之心取古今百世之傳言以羽翼之
倘不真知春秋私意有所取舍此如當夫辯岐道明於目
者從旁見之徒增憒憒耳上人曰僕竊言諸釋春秋者每
倡貴王賤伯尊君卑臣等語以為本槩其事而徒事此虛
言遂為今日學春秋者不治之大病此語本取諸黃先生
未為過論也上人曰恐僕所為不循乎已然之轍以求成
家於世而不顧道之可否者斯言愛我矣然天地鬼神臨
之在上質之在旁僕決不敢犯此不韙以誣我夫子大聖

人也嗚呼吾嘗求其故矣今人不通春秋者貴要抹攤紫爲激揚頌駡擭射褒貶風聞得失其辭一歸於尊周其意一歸於攘諸侯間有不然者則懷竊鈇之疑卒斷爲盜概譬幾毀然後意始愜今人讀春秋者往往用看詩話看日記之心目求之未辯春秋者往往用強辭怒氣如以齒決乾肉知以足踐雞子乾肉必不可斷雞子必不可踐於是怒氣愈增而夫子之微辭愈在雲霧中是誰之過歟故讀春秋大要得其人心平而氣清心平如池水不波氣清如金鏡善鑑導者量與之從旁略啓其幾待其漸漬濡深既深則彼已自然懸同若心未平氣未清一切以忿心拒之勝心勝之是猶欲入而閉之門惡醉而強以酒也烏乎其可哉我不欺上人有如皦日有如皦日

劉尚賓文集卷之四

序

元庚申帝大事記序

洪武二年七月初十日退簡受命尚書尚書同執政大

臣奏奉

欽依差人徧行天下訪求庚申帝三十六年史事嘗識與澤州儒士莊九成一同領差前來汴梁陝西自崔九成去陝西後退簡住汴梁因久與暢純甫之孫忠之相邂逅忠之昔事龔伯遂於京師伯遂死忠之爲僧又事指空和尚於京師指空死忠之山居據鄜延至幕下以此能言二十年來天下用兵朝廷得失余與之極論數晝夜二人喜於相得余於是取其言之前後一致關於治

亂興亡之機者而又參以衆人之說若夫庚申帝元統以來十五六年之事余固昔聞之當時學士大夫而得其一二矣於是總前後凡三十六年彙之於書號曰庚申帝大事記庶幾上裨大史氏采覽然其間地方人名歲月參徵出於一時傳聞記憶無文書可以檢尋恐多有牴牾惟大史氏據天下圖籍之要祈必有以正之或曰子之爲史得無僭乎余曰余食官府之食做件文書酬還官府初非有上人之心不知所謂僭也作大事記序

送楊湖州序

王者之取天下天心順於上人心應於下斯可以得天下矣十數年前彼君天下者其政治弊極不脩四方兵

傑並起百姓肝腦塗地當其之時紛紛紜紜似乎人衆可以勝天而天心亦爲之震蕩捏扤而不得底於寧謐也十數年後我

國家歷試諸艱大戰江湖覩決成敗之幾于兩陣之間以嘗試天心之所向背矣彼天心斷斷然不我釋也天既不我釋天下億兆人心又安能擇我而他之乎然則天與之矣人與之矣猶有不來庭者我則起而取之矣於是考圖數貢以江南之大而浙右數州之地近在肘腋尚亦未入版圖乃命將帥師先取湖州賴天心之眷顧已盛而人謀之協從斯臧甲兵府庫全城歸附已見湖民之久在厚也又念湖民之新被兵也乃不得已輟近侍之臣往撫之用是中書左司郎中楊克明受

命出知湖州楊公通練沉敏諳於大體又不遺于細故湖
之父兄耆老宜教其子弟曰自今以始服楊公之教令
爲
上新民凡奢靡敝壞之俗不可爲也偷惰放肆之風不可
有也其君子則豹變羽翼于
聖朝其小人則革面耕鑿于田里今湖民無死傷之憂有
妻孥之樂尔但知民心鄉順之致然未必知天心之使
尔然也故太守下車爲言尔之所不知者

贈詹學士出使序

洪武元年八月

皇上臨天下慨然謂丞相宣國公曰治天下雖用匠手有
規矩繩墨然後百度可貞也乃議建三省立六部拜諫

議大夫設登聞鼓院罷道租不征下
詔責躬求天下巖穴深藏不售之士顧元臣秦裕伯曰斗
米三錢外戶不閉朕力行三年可以臻茲至理望道之
勤沛然若決江河莫能禦於是儒臣十人受
命分行十道訪求賢哲與之共理天下而學士詹同文與
焉詹公慨然倜儻嘗為考功郎時余與儕輩三十餘人
皆隸考人心如深淵不測公設長竿探知其尺寸之所
底止用此道以求天下士設有姦邪小人飾詐釣名安
能誑我而冒進也耶而余也吏尚賓舘惟當飾墻壁治
几席以為天下大夫君子先容者焉

贈陶參政序

我

國家龍興於南土也其武臣震耀于天下者則多有其人
矣其儒臣之震耀于天下者今御史中丞劉公江西參
政陶公陶公剛方直大始與
上遇於太平出策共平定天下前年出守鄱陽去年入為
翰林今年參知江西省事夫儒者為政貴在乎能推
其所為成己而成物也江西所轄大郡連延至于南海
且一十三府其閒邦諸侯縣大夫皆參政子姓之屬也
參政既已有善於己安得不責其子姓之皆善也耶吾
夫執德守義獨善一己視子姓徒役顛倒羣嬉絕不聞
知則儒者正己格物之學幾乎廢矣善推其所為之說
幾於流為空言矣一道吏民皆有軌則吾何望焉吾何
望焉陶公功名滿天下心跡著史書而余也幽谷小生

小齋行慕乎古之人故喜爲之言以進之大人[illegible]
勖焉

贈林孝和序

讀經之士與其博習善記不若少讀善疑也彼博習善記者如少年騎快馬歷過都邑涉獵去之及解鞍止息問少年騎行所經人物邑屋之大槩佳能道其一二者有之矣彼少讀善疑者如老人策蹇驢徐行而不驅老人性謹審好詢求從者詢其僕老人猶不置及解鞍止息問老人騎行所經山川邑里之變馳郵亭逆旅之位置或圮陋或完嚴一一言狀而不竭矣夫騎行有疾徐老少之情有疏數故得於心目者有淺深詳略況於求聖人之微言五經法象之製作而不免於鹵莽滅裂則心目之所察識者能奮

幾何哉夫維其之也詳則必有或然或不然之疑生夫中心疑者無幾乎進於有覺矣勝於無所覺者全未有悟解之幾也故余毎見學者必問讀四書五經有疑否念欲得遲鈍之士同吾所好尚者竊從之游以畢平生勤苦之志而其人未易遇也竭來金陵林孝和者年甚少禮甚虔務館設肆賣卜於狀元坊之側吉凶悉斷以易之文辭一日問曰易豫卦文王言建侯行師周公乃言豫樂疑釋之者不致疑然本末旨義不相涉入何也乃言曰六十四卦宮於天地人之六十四職也而三百八十四爻爲職者之人徒也六十四職主年勞閱歷之大凡三百八十四人徒主日用酬應之密率是故人徒隷六十四職六十四職幹蠱天地人自少長至老死張布爲與羅絡周遭具天地一始

終人生一始終萬物一始終一事一始終是故卦與卦之
大象也猶幹也爻與爻文辭也猶文也卦也爻也象也
辭也幹支井井宜皆根不亂何獨卦文王之辭與周公
之辭條貫珠而首尾變也圖嘗割釋者掇拾易與左右
補隨漏隨補如人抱疾九證數端病原於一求得其一無
證自除乃族曾舉族集族治之曾不知有生大謀繫體至
計也余聞之曰然喜林氏少讀善疑如老人騎行纓繫獨
得川川紆曲洲里交轉余將從之游僥倖讀書有覺也故
先支以興文遺余頗交之意爲
[illegible]翰林學士朱允升還鄉存
余少之時則有志乎通五經遍閱方外之士有曰東門吳
者八九十歲飲酒數斗猶酣誦五經註疏如流通州大邑

學士大夫為之斂手遜避彼何人哉余何人哉余反不斯
人豈似也恥愈覺蓋甚戰抱痼疾則有隱者歎我曰吾語
汝讀經之法先經而後傳可也始聞不之信意謂非傳無
以得乎經而困辭煩聊姑且試為之果然若有所悟入隱
者又曰亦既然古言矣自此執經以證傳可也為之又十
餘年隱者笑曰遂去註讀經可矣除典章名物其餘一切
聖言、舍之如脫桎梏夫天地至文也若不能用言語宣淺
以告人僅能竊其呈露之象而已聖人作五經脩辭初體
穫窺天地至文代之有言宣淺以數百王百王承之指數
為大訓下教天下萬民以啓其衷遂成美俗其隆乎其道
擇三才其文精絡如作室廬而千有餘年以來註者骨
俗教為流漸失其江河之勢碎為啁啾失其韶鏗之音余

由授經證傳之故悟古註經之士其失有如此者矣靜坐一榻惟此心亨絕不敢持之以告人尤取怨怒於近世科舉之士不料朱允升先生傳學力行來自徽國文公之里聞而知之屢約談道天界寺中先生忘年屬以師道乃謂人曰吾得異人焉國人皆笑先生而先生毅然不顧也今先生得告還家余有所疑義誰從而質之也哉牧知心於百一後來之士誰為之繼之者哉又記文公荅陳傳良詩釋之書有曰字為之註句為之釋我不如卿拓開千古之心胸推倒一時之豪傑卿不如我及今幾二百餘年矣又安得起徽國文公高風絕識而與之共議此事也哉驪駒歌歇先生行矣徽國悠悠川流山峙撫之懷矣曷其有已

贈胡幽立還鄉序

自女與以來鄉郡志所載存者十中不及一二耳追惟
當日志亡之禍雖婦隕霜殺草槁死原野豈有擇而避之
之理乎或者喬林巨植之所蔽陰其下一兩枝飛霜不及
經冬不凋者間有之矣余在金陵避近鄉里之士胡山立
其喬林巨植之下避霜之異者乎山立少負其氣節去遊
幽冀累官拜監察御史見幽之君臣嬉遊息荒國爭日非
山立疏十條暴之於廷斷頭計身後事買棺與之以自隨
其君臣爲之失色山立由是名滿幽之都市其後城守某
州策後入爲叔部尚書而幽之社稷墟矣山立善吟詩音
節態度頗慕唐賢有樂府一兩篇可與王建張籍相輩行
寫字亦遒勁尚骨氣又嘗名畫二十餘幅連爲一軸盡草
木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一歲往來氣機諸墨蓋非近代而有

而精神灑灑然動人類古知道之士玩物君子所爲山立吞貧無聊輒向紙窓拂几卷舒此畫以求白日豪家往往用高貲易之不顧也朝廷將官山立以追復父母之喪買船西歸山立歸故鄉原野蕭條百草槁死乃有靈芝煌煌眩曜五色偶托於蔽蔭而不死者凡鄉里士子見之能不尊異而貴重之乎故於其將行爲之言以告之也

贈穆秀才序

原夫太古已降醇風漸開而人文生焉是故龍馬生於水中負圖而詔伏羲此天地爲文以啓聖人也迨夫黃帝御曆命史臣頡造書契代結繩此聖人爲文以化成天下也其文如何布畫象形曰形取義曰義以示軌則其象形也以品識天下萬事萬物之散殊實觀其取義也以防範天

下奇衰遠逸之逸行故嘗考其製作外則情文宛轉內則意匠躍如或擬依性命道德之雅興或探求天地鬼神之幽深至於男女相與草木華尉鳥獸爪跡舉天下萬有極天下萬動經綸擬議一歸於書此聖人以人文化成天下之學也自兹已降夏商趣於簡便發爲鍾鼎古文周宣王爲大篆又譏夏商秦爲小篆又譏周宣王者浸以怠忽於是人文之學微矣卒也事役繁興爲隸八分及世道愈降人情愈促數真行草書相繼迭作取清華放逸爲能工點畫波磔爲務而古者聖人文之學掃地盡矣明州穆秀才自少好書學嗜好專一始業小篆沿小篆業大篆沿大篆業鍾鼎古文由鍾鼎古文遂造悟蒼頡科斗鳥跡人文之學曰自吾爲此視少時所業字書如睡於寤語也又曰嘗

如料量取五分為率當贍文篆已訛一分小篆加訛二分又曰書學可以裨益聖賢經傳之義可以辨決後世註者之非又曰凡一字已具不言之註在其中他日五經四書註不作可也大哉言乎而余所著道德性命天地鬼神之義秀才援字書之原相與為問難亹亹而不窮確確而不易遂包漢氏之說文近廢近時之六書故王者化成天下或者有取於人文之學豈不可以善世而垂不朽余安得不為之言敘其事而贈之

送舒仲安任滿還鄉序

江南多富家求田亘阡陌羨木數萬章家僮千百指垣屋周遭撞鐘列鼎而居資地與公侯封君之氣勢相等其家所生男子養卹甚至年已大矣猶自姆抱扶持鞠蓁哺嚶

厭魚肉不食羅海味珍饈出入從以奴客數十騎呼蒼鷹逐黃犬馳騁州里中茫然不知天下有飢寒之士余時待旁竊視之甚悲其所為果然十數年來海內戰爭此等生長富貴脆弱不任事流落田間死亡殆盡間有存者或賣身為酒家保或乞憐為城門卒或負販米鹽賤雜瑣碎見人道舊故依依然猶有饒態何其愚劣也嗚呼世之榮名福力皆祖宗有陰德當時不曾受報收功故天貽尔子孫以昌盛尔乃不知天之不假易也不知祖考之衣被也惟日戕賊其本根天閼其生意故當天下更革除舊布新之際樂書之德已亡樂黨之惡獨著如之何而不破壞廢滅也嗚呼此其人家道遭際而然耶此君天下者失其治理而然耶何人心風俗敗壞至於如此也是必有任其咎責者

矣涇縣許仲安涇之富家子孫溫柔愿慤敏於從事又好讀書甲辰二年受監內藏司出納挾其從子允明同來晝趨府中夜歸篝燈授書允明其性恬退不樂於仕考滿除官復願乞身為庶人而役於有司焉江南富家子孫皆狃於驕奢盈溢而安氏孝謹之風不衰敬上天之畀培前人之基獨能世守先業所以涉大難而不危懼衣錦衣服羅于里閭也故 京師大夫君子多為詩以美之乃命余為序以贈之

逸清堂詩集序

進賢縣有一士人曰逸清者其貌癯瘠若松柏其志堅確若金石其年四十餘而詩辭老成若八九十者嘗從進士周通學易近年來見天下多事躬負耒耜執鉏鎒耕於進

賓山中吳臨川先生樹孫伯尚得其為人遂評論之曰斯
人豈有逸人之為清者之操也耶於是字之曰逸清命其
名曰徵用小篆法書逸清二大字以遺之逸清揭此二字
於所居之堂號逸清堂甲辰二年大徵天下逸人素士逸
清用推察分司薦至于京師夫古逸清之士每愛林浪
於丘壑巖谷掉頭不往一往不返又多菜尚神仙道士艸
舉之學遺落世事而不屑為之若將浼焉者又愛尊尚奇
僻狂歌痛哭飲酒輙數斗以禮法為羈靮其性骯髒其量
拔小落然與世不相諧此古今逸清之流嗜好皆如此也
今留氏與此不同情見於言說每有憂時之心形於咏歌
則有用世之志臨事審慎不遺漏故留氏逸清有徵辟見
用之時也若夫逸人之志飄飄清者之搖蕩彼雖樂其

道終身不貮然卒不可以與於功名也可以與於功名
合雷氏逸清其殆庶幾乎而伯尚氏昔者之命名製字亦
果有得於知人之明乎逸清用隱者之行深藏不售而按
察分司乃從而得之按察其亦伯尚氏之流乎士大夫多
題詩逸清堂特命余叙其字叢而寘之卷首而余亦頗致
相勗之意於其見用之時云尔

送徐平陽序

中書右司徐郎中尹平陽將之官乞言於余以行余曰尹
平陽有二道以家法治屬官以漢法喻平民平陽河北大
鎮屬吏不下數百人其疑情性好尚各不同有賢者有材
者有貪者有儒者情性人人殊然自尹視之皆子姓族屬
也每自詢求其言語動作或得或失以家法齊之可也天

下有大不幸蕃漢混處不久天下有至可至蕃漢區別内
外雜此北州之野自遼金元相繼為王到今子孫十餘世
變為夷虜之風無復漢人之習俗汙漸染覩悲慟今欽我
國家奮威驅除執民以王度示民其亦知之也哉昔秦苻
堅滅幽慕容氏以王猛治幽地猛剛明清肅風行草靡北
州凜然今徐郎中丹平陽而能行是二者王景略雖賢豈
能專美名於前代哉

送吳天池學地理序

凡天下讀書與夫治一藝非信厚之人不可與語也故曰
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有忠信為之主本然後歸之以禮文
而今之讀書者涉獵以過之鹵莽以耘之今日肆習明月
便見諸言語文字浮華捷捷善辨言張是鼓舞遽攜其說

以動人耳目由是聖賢之學日見淪沒失真矣至於治術皆野夫俗人為之其人愈肆意誕誘傲睨無忌憚則神之者愈至如吳天池以信厚之質而治地理之學者絕少矣始余來袁州與天池共客于嶺東山中及來金陵又與天池宿於尚寶館已而被命中書與天池六人登鍾山之巔望江淮南北山川纏綿數百里蟠為建業是夕抵梁武皇帝崇禧寺而儒者鐵冠氏在焉鐵冠扣天池問故酷愛其說閎偉勝大頗類王者擇都邑氣象又為人信厚或多言恐先於其同袍由是觀之治一術尚不可不于其人況讀書窮天地鬼神之與古今治化更尚迭建之機乎天[illegible]解囊中有文一首為一軸其邑中大夫君子黃子中所贈言也復徵余言寫于卷中左方

送李湖官序

儒者之於事功行之當無所不獲其宜也溧陽人李鉉始從經師嚴瑄授尚書習舉子業于時擅美譽於文場矣後率鄉兵從征湖廣江西既善戰又能謀矣甲辰三年用按察分司辟舉在人材科與考功官反覆辨難不窮未幾除武昌府湖官吾觀鉉聰明知識豈止於為湖官而已耶國家造就天下人材銳者抑止之姑使勿前惰者驅策之惟恐其不前鉉負其材能如快刀出匣精光射人揜之者用以割物不為之控持縮止少少留其芒寒將見血出而指傷故湖官無騎從以動盪其心有山水以娛樂其志公事既畢力又乃取舊書而讀之尋繹昔年所未及京師非遠也衛鑑至公也湖官將不汝久淹矣故曰儒者之於事

功行之將無所不獲其宜者此之謂也

贈梁天爵歸會稽序

富貴而歸故鄉與亂定而歸故鄉其爲慶幸之情亦有以異乎曰有以異也富貴而歸故鄉由君子觀之此人之常情亂定而歸故鄉由當世觀之此人道之大變也君子之處富貴視爲分定所固有一旦功成名遂則乘高車駕駟馬問征夫以前路望桑梓而疾驅既見父兄耆老拜揖跪起之外不過敘言久別歲月之幾何時而已其心豈有曰衣錦晝行欲以矜己而誇人也哉故曰富貴而歸故鄉者此人情之常若夫亂定而歸故鄉城郭雖是而人民已非所見者黍生離離棗下纂纂及入山上父母丘墓宰木已伐而荊棘蒙然虎豹怒我而嗁號烏鳥狎人而啄食或者

塚土穿缺則狐狸目之以爲窟宂故曰亂定而歸故鄉此人道之大變也惟今梁天爵侍父游宦客居金陵見兩浙平定謀還會稽既無亂定而歸故鄉之慘惻又兼有富貴而歸故鄉之榮華天爵在外二十餘年上奉父母下畜妻子種學而學成繕性而性定今兹言旋其室廬可得而訪也其田園可得而理也其先世墳墓春秋未嘗之尸祭也其宗族未嘗散亡也有生存盍簪之樂無死亡悼往之戚況其家君叔亨先生以端人元夫見奉

朝命居守浙江鹽運使司浙江望會稽諸山只隔一水是行也先到浙省省覲然後棹舟亂水出車更駕却指會稽家山其爲兩端頓挐之情眼中詎得而似子也嘗聞越俗

好歌而余方肄古樂府諸體作歌三章勞逸之餘信

歌之其亦有足樂乎其亦有可感也乎歌曰

梁子還會稽先到浙江西大人督課浙江省梁子鬢白

穿斑衣梁子還會稽其樂不可支它州亂離且莫說伯

氏仲氏相娛嬉梁子還會稽辭家多少時郎年種樹二

四尺如今長大拂雲齊

贈張縣丞序

天下人情萬有不齊可以一言而蔽其所歸趨乎一言而蔽之曰天下之人情所歸趨好利而不好義也一為利則分財多自與妻子溫飽舉家嬉嬉一為義則取與辭讓棄於為已妻子之奉孰恤其飢寒哉由此觀之利義之利害甚明白天下人孰肯舍利而趨義然而義者屬乎天理之至

雖當人欲紛拏必有天理以維持陰陽之偏天理一不存惟冒厚利而人心果死矣天下寧有是理哉廣德縣丞張彥珊曰公事留于金陵其故人徐彥卿之子伯陽為鄂臺郎日夜登臺候視體力內弱為風雨寒暑所傷醫者吡利汞盡邊以附子輩實之其證雜出乎內自外自而莫之通從彥珊診之曰是猶窒塞穴隙而邪氣不得出也乃先之汗以泄之泄之竟用藥十四友為丸之通心腎以少服經脈平復為病愈在京業醫者百餘人伯陽不敢以病泄之抱疾經朝而彥珊至伯陽泥彥珊以求生勢不得已去之下禍流連甚而僕為之食藥餌之需有時自為之不以累病家嗟乎天下人見人有號呼赴愬危急之請者艴問親戚故人特佯緩之以商利多寡而張縣丞一不出此又

友資之何天下人獨張縣丞好義而不謀利也彥琳倜儻不拘小節有子夏四海皆兄弟之心曾丞職且滿調中書曰爲之言以告今之大夫君子若張彥琳茲所爲者庶幾天理長存而人心不死也其位豈終卑微也哉

贈孟鄰州序

荊州固大郡也況都於江左荊州號爲國之西門然則荊州又要害郡也郡大且要害而以儒者守之國家不負儒者而儒者何以不負國家哉吾知儒者不負國家有五長恃其資地跋扈以傲物凌人儒者不爲也內吾民而外彼士卒兩司常常相攻擊儒者不爲也以刑罰峻切爲可恃謂教化迂闊而不爲儒者不爲也以六曹文

吏為腹心羽翼遂舞法以网羅庶民儒者不為也舉人材得不聾瞽於耳目者而皆聾瞽於心儒者不為也儒者雖簞瓢陋巷藐然一身無僕無馬行李蕭條所恃者挾此五事之長於人憑依

國家威靈王者大法郡雖大且要害而儒者未嘗無治之之具也吳元年中書照磨孟仲慈出知荊州仲慈一介書生歘然以為弱不勝其任者故吾道此五長以壯之壯之乎以為無負於

國家也凡同之為我問訊於衆謀劉君焉

記

尊聞齋記

詩三百昔余攻之以遊場屋彼時尊尚時王之制日夕孜孜訓傳是故紀録傳言者見取於有司遺傳者則見黜考官全籍是以决取舎其間雖有才優而文富學博而識高所見稍出訓傳外天下人必指目之曰是失經旨者也爲專門名家大儒矣以此籠絡禁制天下高材明知之士駸不出乎彼之格律一旦試中京師列於有官君子翻然棄其舊步如脱敝屣則學賦詩爲文以藻飾厥躬後進之士倘又来扣求前日射中之術必曰余忘之久矣余忘之久矣嗚呼聖人删詩宋大儒先生傳詩豈謂科舉之數其叛

去至於如此之速也雖然此豈人之情也哉由學經之士拘於王者創法父師課試勤苦跼蹐以執業雖背號讀聖人之經其實無得於心心之所樂不在是也窮經之士或者樂乎其心飫焉而忘饑樂焉而忘憂可以與之共憂患難而不悔可以與之共處貧賤而不慍抱與俱處終身不厭安有叛去之理哉余始至金陵郭士中為余設榻於其家尊聞齋要余共讀詩三百余乃為之導行前驅其法先經後傳至或執經證傳日可粗通十許篇稍稍純熟其勢洋洋焉翼翼焉如鶩鳥乘涼風如巨魚縱廣淵卒也合三百篇天秩有序如親姻族姓三百人同堂共席左右列坐昭穆相從尊卑為位血脉灌注聯絡流通大下大法天地經緯無旁蹊無多岐驅車四達煌煌周道闊如也士中曰

樂哉斯言乎余曰未也良農爲土田横縱其畝鋤治七八徃返然後墳壤靡爛而植物滋生焉嗟乎讀書之道亦如此矣而況於窮經乎每夜二鼓盡余睐就睡士中挑燈吟諷尚未已士中樂矣庶幾尊其所聞矣乃語士中就書此言以記尊聞齋不亦宜乎

好古齋記

湖南兵火連年富家子孫多變失故常强者去從軍帶弓矢要挿刀冐官名爲將軍御史弱者流落人家飢寒困若左右執事旦夕歎息嗟甲豈猶曩時情態之一二哉若益清宜春故大家州縣以爲今之人材薦之至京師目其貌剛梗而不華腴聽其言信實而不靦縷服未浣濯之衣久之絶無厭棄之色當宜春兵亂之時潛身迯于洪州與洪

之名士大夫游處其後妻子亦逃來遂教授于洪之鄉里
得粟數十斛以食其妻與子天下多故人之失其恒心者
多矣而敖君以純德子弟類知道之士卷舒沖縮適乎時
措之宜江西諸郡而宜春郡在萬山間豈其山川襟抱完
固風氣未甚宣洩此邦人士或有朴質而不失其恒性也
耶抑豈區釜鍾之入平時取於細民者稍稍不責其薄少
遂竟出於虎口也耶抑有先子之訓利害之道明邪正之
辯決守之而不失也耶抑敖君善其邑人黃子中樂友善
聞直言而有得於心也耶來告余曰齋名好古願求記余
惟敖君平生嗜好之雅槩十七八年出處之得正求之時
人之中則誠好乎古而戾乎今矣然古人之道邈乎高哉
將由今稱為好古之人而遂好乎千載之古人而友之故

記好古齋曰以進教君于至道也

聽琴軒記

天下古今彈琴者蓋比比焉聽琴者亦比比焉何獨伯牙鼓琴而惟曰鍾子期善聽也豈非知心之友寡難得也耶人藏其心內而不出本不可測度者也而知心之友一見悟入如鑒茹如龜卜豈以其二人同心故心之所欲不言而自諭也斯固交道之中百一之爲遇而非人人皆能然也況道與藝亦要諧是心所同然乃可議耳昔漢司馬子長善天文之學作天官書其辭有曰傳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不傳而得辭退之作知言箴亦曰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知言之人不言而意已傳觀夫精詣絶識之士玩心屢寒暑同化工果欲師之者非言語文字所能悉必有心

領意會默而識之然後可以應幾此非灼見彼已能如是乎故伯牙精於鼓琴牙以琴心夠寫天地萬物之情狀牙心所之出入無時眷洋無定在而子期獨知其鄉故牙一時操弦命意意在高山時惟鍾子期善聽則曰是聲也哉峩兮若大山牙又一時操弦命意意在流水時惟鍾子期善聽則曰是聲也洋洋兮若江河子期惟牙志之所之興之所寄而決其趨向於聲焉而伯牙亦未嘗有一定以擬按索知後世粗工泥跡循調出聲聽聲知調者所為所以天下古今善伯牙鼓琴又善子期獨知音者此也嗚呼牙得子期可謂得知心之友二人者相與異形而同神矣吉水鍾尚賢為人簡靜慎密有士行其家軒居擬山川之清淑每燕息以委琵本子期於鼻祖書聽琴以揭扁爰求[illegible]

東孫子林畫高山流水二圖篆書聽琴軒三字而命余爲之作記恰也余不善鼓琴若善者於斯時也豈有不遇知音者之歎也耶

散木菴記

鄱陽蔡淵仲年五十有餘魁然偉丈夫徐徐察其所抱負蓋識高而志正學蔵而薄發其能可以先衆人而𠷊然居室必取散木以製號者其故何也淵仲生而右手駢指雖食飲執持已畧皆強用左手故其先君子見之恐曰疾而怠惰也𢿱之使自勵則目之曰此子散材也既冠賈于途利之頗饒益其先君子見之則又曰是果散材也先子意謂商賈賤行負販辱處兒甘心爲之役於溫飽背高明而入于幽暗矣淵仲由此悟父訓而投指亦久劇墮乃辛苦

讀書攻舉子業務遊衡科場中廢其先君子又曰此即散材之効也嗚呼凡天下之為人父者愛其子教其子不思而嚴也烏知是哉凡天下為人子者何可不用散訓大傷厥考心哉故為子弟受教若淵仲者可已是後果中鄉試補郡文學掾又將上之為憲掾不幸江南兵火大作舊宅變為丘墟淵仲取鄉里棄材作屋三間追思先子遺言於曩時揭扁曰散木菴者以識不忘昔者先君子之遺訓也吾聞寇萊公少時喜飛鷹走狗大夫人不勝怒舉稱錘擲之中足流血洎公貴為宰相每捫足為之痛哭嗚呼彼有面命提誨非惟不能誦習其辭又且失之者此何人哉故祭淵仲今日散木菴之號乃當睹寇萊公痛哭之志也故散木之云者豈止曰抱材不偶於時因用拙以晦藏也

白雲半間記

嘗讀蘇文忠靈壁園記曰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不仕則忘其君必仕則忘其親卷舒伸縮適乎其時而已今少卿陳如晦或仕或不仕其有得於斯言也歟少卿儀狀偉碩有猷爲有膽志讀書習舉子業而釋氏所祕內典之說者亦優解悟過人當天下擾攘之時宰卿兵操甲胄以禦外寇敵愈及聞

聖朝王于遼瀋則以所部來歸由是奉使海嶺之國參謀荆州之幕入爲少卿典金玉璽此則少卿之仕也所謂不必不仕必不仕則忘其君其是之謂歟而少卿世家東陽東陽多佳山水少卿葬其先祖青臺山令僧作菴居守僧曰屋三間本西頭空東頭我且居之僧懸榻俟命故扁其

房曰白雲半間富貴人之所欲也而有去志此則少卿之不仕也所謂不必仕必仕則忘其親又其是之謂歟嗟夫人生出處其情萬有不齊亦曰適偶乎其時而已故曰時來時不來時來雖牢拒則爲之可也及夫時運之未至朿身如處女纂道如丘軻愈秪見其可穢也已故士無醜好逢時者妍而君子於此亦有處之之道乎則曰一旦繫馬千駟食禄萬鍾君子若固有之可也一旦白雲半間蔬一盤飯一盂君子亦曰今足可也舉世間富貴之赫赫貧賤之戚戚安能以動乎吾之中心也哉獨恨余之州里屢遭兵火祖宗所宅墓爲草棘而陳少卿出仕市朝之上則有車馬歸隱山林之下則有室廬回記白雲半間又深憾余將圖歸而家事落寞曾不如少卿是似也

萬青軒記

余嘗居於闤市所習見者人物往來爭奪馳逐或若其意有時厭棄而不樂則與客行乎古寺之中廢城之側忽見嘉木數株果蔬百本輒為之俳佪顧戀愛惜而不忍去又嘗於讀書處用瓦盆盛水取怪石穿透者數枚栽蒲草穿中蒲生長根瘦如龍爪攫石兼畜小魚十許尾魚穴石底乍見人則入于穴久之出穴循盆以浮游讀書疲則臨蒲石以舒悶悶夫草木與人意有何相關而人好之也草木無欲也故生意周流乎其中欣欣然發見于外人之生德亦如草木生意暢達而不可遏倘無己私之心以窒塞之則凡天地間飛潛動植之類皆本太虛欣戚榮悴同乎一體何嘗彼己翻然之遠也故夫高人勝士每見草木蒼翠

則以為可悅者為其生意周流乎根幹枝葉與己之生德周流乎物我者相類豈曰同乎臭味而已哉衢州先達之士魯起元父結屋山中四圍皆山也扁其宴坐之所曰萬青軒其甥徐文淵來金陵持先生所作萬青軒見示寘身於天地生意之中游心於天地生德之內余時讀記恍若居軒遂從甥乞得此文寘館中又念余平生嗜好頗似此煩甥亦持余此文寘魯公軒中嗟乎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而讀萬青軒之為文何此心與天地萬物同流不覺山川之阻脩而有彼此之異也歟

余氏古梅記

開化縣余宗暘來謂余曰吾家有古梅十二株皆種在瓦盆中技磐如車蓋高不過三四尺乃九世祖元授登第科

龍襄陽簿歸途買栽也相傳到今三百餘年矣自元援以
下子孫世業文史或領薦于鄉或擢能詩聲其為儒素澹
泊與此木相為堅白苦澁皆若主簿生在時但木根長盛
盆迫窄後人不免移栽向平地耳梅身幹枯毀鄰盡生意
行乎皮裏皮復存半相仍蒼苔附食其液生長浸厚紛紛
然懸垂蒙綴向下每歲實可食時惟獨一株小梅仍盆栽
未移乃亣盆置案上盤盛吳興白鹽置盆側襄陽之尊人
挾袁賓呼二兒摘實和鹽共啖相與笑曰此竊篆樂事也
嗟乎父子食實之時其亦有所思乎自汝祖植此梅即梅
之最為花為實可以驗汝祖生德猶未泯也凡天下磐石
之宗子孫綿綿延延不絶皆祖宗有生德妙乎其間今天
易命矣決連年時之人囊珠玉繫肘背捐性命死守且不

何得保全碩此無情之物係乎天道之荒漠亦幸而獨存亦知幸而獨存未必知亦九世祖有未忘之德澤衛被及之也於此之際曷念草木雖微實與古之人同其氣味氣味尚存即可表見古人耳目心思規謀位置洋洋然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嗟夫祖宗偶然以此梅留玩而子孫乃重先祖手植若此亦之可以語禘之説矣若竹絲梅照水梅桃梅綠萼梅撣州大紅梅小紅梅鴛鴦梅黄香梅紫梅凡九種也而紫梅一種久絶矣宗暘朝夕對此九樹盤桓見其敷芾之盛而蔭樾之澤猶天施地益則勿剪勿敗後之人永永無替而致愛則存致慤則著古梅云乎哉宗暘曰然遂書為余氏古梅記

焦氏廬墓記

午辰三年江西道提刑按察分司行部至進賢縣舉儒士二人焉其一人雷逸清其一人焦致中雷氏堅苦澹泊在家務耕稼焦氏數授里中有孝行歲當壬辰癸巳之時江南兵火大作焦之父母亡流離轉徙之中乃能不飲酒不食肉與人言輒流涕親之喪三年及亂定還鄉又廬墓側三年嗚呼當此之際世道之大變何如也父子不相顧兄弟離散君臣之義夫婦之道缺儒者多衣短衣帶長刀蹺攘戎行一朝依附權勢假名為公卿節將即冏以得志斬艾之如草菅區區守行義出門有誰可相告語也而焦氏獨能力行孝弟於此時耶夫孝弟也者士大夫百行之常亦無足多上人乃能為於三綱淪斁九法數壞之際此為難能耳人者仁也仁人之生德也孝弟生德之本根

也本根植立則枝葉之條達留茂可計日而奠矣每念彼同時之人馳騖於形勢之徒而不知返膠固於刼奪之域而不能拔此皆蹈夫死之道也夫有死之道者今而澌盡泯滅化為冷灰微塵不復有聞于時有生之德者今皆領薦于上大夫將有人民社稷之任進為當時聞人故余特為雷氏作逸清堂序又為焦氏作廬墓記者凡我國家收拾天下人材未嘗專事藝文之末而遺于孝弟力田之本也吾黨之士亦可以為之儆懼矣

銘

王緻政墓誌銘

洪武二年七月余受命尚書來河南陝西兩省訪求前元庚申皇帝天下州縣三十六年入史事跡其在河南置司

武成廟之側浙東士大夫王應璧見訪為言其先祖紹孜字思齊生當宋末元初之際貌奇古美鬚髯聲音琅然聞于堂室家小與溪水環其屋舞門前松枝壓逕梅竹綠陂又雜蒔蘭鞠風至則左右綜披有名帖千卷書萬卷高冠大袖日課倍誦五經又旁通百氏之書下筆千餘言立就及閭里中有大役則奮抉而興或造公府不避是非利害必俟衆議歸於公正乃已臨終力疾書曰利人之事可周旋處雖獨力亦當自為害人之事於戲謔中雖一念不可妄發又書曰曉夜讀書閑暇治家皆令刻板以垂示子孫娶陳氏子師古與泰女三皆嫁士人孫三公培應璧公壽年八十有六余聞應璧之言矍然而歎曰斯人也是乃蓄德君子宜有後者也富貴功名既不在其人之身則在

其子與孫矣徐孝之應璧其子名師古者有獻為有執守文學議論幾冠儒林然不肯仕其孫名應璧者十八歲游幽京歷仕至廣州總管推恩封贈紹議中順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理問官上騎都尉追封天台郡伯嗚呼為善無不報要於久而後信觀王氏祖子孫三代豈不固然與銘曰炎炎者勢翕翕者利閭閻崛起朝躋夕替所以古之公族大夫必尚論其世也

祭文

祭徐孝卿先生文

嗚呼君宋臨川采掾敉州一見語我邑有儒在博學無比好古好脩市行遇雨造止乃休危坐握固堅勁愈適兩武不移印濕庭幽吏風飆凝穴隙窺求輿馬衣服飲食啾啾

文尚刻急逕闊見尤獨君中懷坦坦悠悠佚我道德和順
夷猶女掾吉州服事丁侯侯法繩下賞君不偷于時訪君
君出訊囚令子舍我信宿淹留共客于時陳兵列殿三司
城陷殺人血流君衣食我逆旅見周我官金陵又此綢繆
草茅賤士論列可羞獨君器我謂各必酬君昔教我一氣
騰亂天地萬物孳生不由君子養之致虛致柔雖大好敉
良牧勤收孜各道樞現中浮游佩受斯言今二十秋君今
死矣逝水滅漚不死者神大虛與侔君言一二補聽我不

劉尚賓文集卷之五終

奉使交趾贈送詩附録

交趾黎括贈回京

先生博學通三傳黜覇尊王大誼明封建詔從丹鳳闕皇華車入祝融城雲開大野峰巒秀水落長江天際遠參日匆匆廻驛騎淒淒襟射別杯傾

廬陵自古多人物英俊拔蹤登天朝祥麟瑞世邀閣圖彩鳳儀廷聽舜韶劉家暫輟尚賓監粤地親乘奉使軺聲譽宗藩壯磐石天河洗甲兵已銷

交趾范師孟贈回京

應天列建新都邑洪武初封大國王玉節金函天上詔奏為銅柱海南荒君門雲氣蓬山遠驛騎梅花嶺路香最愛還朝賢使者春秋經學論公羊

帝胄於今封大國使臣齎詔諭荒遐維城今日諸周制磐
石千年壯漢家龍首馬人瞻玉節桂林象郡賦皇華安南
眷政尤加敬洱上持杯餞使車

大明詔旨諭南交嶺外秋風擁節旄五色雲間天闕遠三
山海上使槎高事兄漢詔閩晉旦恩並同封萬壽聲陛
從容旋復命輔臣事業繼夔皐

汶陽牛諒贈

臺省青春從事早南來萬里恰相逢赤書先道三公意丹
詔初開十國封野館客懷多翡翠歸家秋後盡芙蓉到京
若見吾家弟為報還期在上冬

進士湯焚贈 字巽山瀏陽人

劍仰蒼穹巳星犀才器從來貴老成兩眼始同天下士

身文作劉門行夜郎月到荷衣潤書棉風生藥鼎鳴吁歟
衰儀誰共寫病中分袂若爲情
西昌子將楊先生贈
喪亂今相見斯文尚幾人兵塵猶在目儒道且存身海嶽
窮經文詩書化育頻紙今秦與漢消息若爲真
傾蓋拜劉君論交意氣真文章催白髮洪革老青春莫以
棲遲久遂期論策新英雄且漂泊吾道竟誰陳
翰林允升朱先生大業最問目
升受教大業最歷三時矣無日不思而不能得全體之妙
其所竊窺其一二之易見若天地之位最乾卦在午而出乎
震最乾卦在戌此大業最乾卦在寅與楊子大玄之甲子
夜郎先生經世之寅午戌之三方略時之規模協合一也見其

一陽之卦二陽在初位者在天根之位二陽在上位者在月窟之位妙不可言又謙豫控扼東南西北之地左隅八卦而爲師比右隅八卦而爲復剝不均位置各有妙理二也乾坤二卦控扼東北西南之地而文王卦辭具元亨利貞七卦皆在東南之方如星家羅計攔截之状非無意思者三也咸恒既未四卦居內宛然如醫家升降浮沉之理造化之事綱格整嚴決不可易四也中孚小過在乾坤坎離之間尤可玩味五也自五諸之外路不敘有見今所急欲求而不得者六十卦所以羅列環布秩秩次序殺不可闖背下可見以復旅畜兌之序聯次之不可得又以復畜過離與旅兌節小過分上下各自爲次之六不可得若不得聞一卦卦次序之故則無緣知八卦之妙或者疑其爲因見

上下兩篇許序亦總出此圖　注愚雖丈不敢謂然而亦無
以破其說以俟高明不斷而附數焉　戴每崔祭文
嗚呼安成故家書香今考君在諸孫登英賢擅場翰墨
選固是好中年得師一志于道五經之訓窮探幽討辭之
升堂必主于奥而於言行信亦慥慥發爲文章江流浩浩
超卓之言衆疑集驚孛嘲嗷嗷不易其操聖徒有書悉用
表暴或綠或委如玉如璞辟之逢原必資深造高步跨躋
獨立學吳中更亂離塵跡遷播甘仕　天朝憲跡炎韓叩
閣陳詞向日皜皜契于　宸衷一覽稱好此其平生素所
蘊抱藉之有立爲以下報器之晚成屬于期耄豈云殞絶
中壽而歿遺書盈篋雖未脫稾石室之藏金匱之寶想於
九京更益嗟悼嶺海歸魂扶轝有遵芙溪之原首丘是蹈

兮于卜窆殊匪草萃嗟余同門已極潦倒袁君十年困陋
是保君今已矣孰訴無告嗚呼傳之不傳爲刑余君仰天
俯地苦恨惵惵忍淚一哀枯腸爲槁

尚寶館副使劉公墓誌銘

公名夏字迪簡號商卿姓劉氏曾祖桂林祖西齋父
學軒咸居安成西湯村淡滘伯兄容菴史君登天曆
庚午第由翰林入史館公自幼卓犖不羣學於遜所
羅先生偕里友戴氏輿權講論五經大義指摘傳註
講課直躬狥道不苟合於人不諧于科場矩矱介然
特立以故齟齬于時世變來客寓洪都戊戌歲春僞
漢陳氏破城不屑於仕進辟地瑞州州守馬繇重之
曰館于其家庚子歲時運平亂爲馬侯禱雨龍王廟

文云上帝封江湖而王體好生德賦自己以敎蒼生
等語已而傾注廼新廟貌以酬之癸卯歲客有挽之
至宜春受知郡將歐氏遂勉其歸正
太祖高皇帝大悅宜春帰附不煩兵刃公之力也乙巳歲
用爲將言權授尚賓館副使時招納豪傑以一區宇
甄別賢否惟公是任四月授
誥命吳元年丁未陳時務五十條洪武元年不雨上書撰
皇王大學旨要爲火灾天旱求直言又陳時事稱
旨二年六月復授
誥命七月內差同譯州儒士崔允成往汴陝訪元順帝
政蹟成書以獻帰與翰林學士朱允升講易大業篇
證及天界寺證上人論春秋經義三年四月封建藩外

諸國爵　詔至交趾戢亭田至南寧府并龍州寫
故在所護喪還故里葬安成十二都亭堂前西山辛
向公生前朝延於甲寅享年五十七歲宜人彭氏齊
齋鄉先進女有淑德子一人曰歲字木之孫一人曰
拙字恩魯有文集五卷板行于時嗚呼公自幼不循
務時趾歲恆守內多難流離益堅終遇
聖主能興志同道合當大有為遐殞于長途志弗盡展未
為不遇也亂至外姻諸孫之列哀而為之銘銘曰
祖徠之喬暨蒼新甫之堅剛適逢匠石大啓明堂不以
遲暮為傷荊山之白璞冀比之諸將伯樂卞和榮還
絕識異彼三獻而刖嗟公材智晚遇傑出莫罄其蘊
遺憾羨千萬禩耶　嘉靖十六年春西山狄天錫澈撰